

梦里桃花系列



[香港] 岑凯伦

献给你的心

梦里桃花系列

献给你的心

●
「香港」岑凯伦

(宁)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马仲元

梦里桃花系列

献给你的心

岑凯伦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750001)

新华书店经销: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1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227—01430—4/1:131

定价:6.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给你的心一双翅膀》

林娜，一位美丽而成熟的女性。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她结识了漂亮而幽默的赛车手麦文。麦文俏皮的小胡子以及优雅的举止令林娜无法忘怀。麦文也深深爱上了林娜。

但是，林娜耳聋的残疾却使麦文处处为她担心，这反使林娜识认为麦文是在轻视她，两人之间常常因此误会重重。

一个偶然的机会，林娜成了麦文赛车技师。在共同的工作中，林娜不断向麦文展示了她超人的自信和能力，麦文终于了解了他心爱的人并非他所想象的软弱的小女人，而是一位充满自信，充满活力，富有冒险精神的成熟女性。在他们自次相互满足了激情之后，麦文感到，无论从灵魂还是肉体上他都在强烈渴求着林娜，他需要她。需要不断从她的灵魂中，身体里汲取生命的动力，林娜已深深植入他的生命中了。

他们又一次激情地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爱达到了永恒。

给你的心一双翅膀

第一章

白林。

四月已接近尾声，海滩上一片冷清，但似乎没人注意到它；夜已深，却似乎没有人在意。“飞行酒吧”里挤满了找乐子的人，现在正是狂欢的时刻。

音乐震天响，撼动四壁。偌大的舞池上人们肘抵着肘摇摆着，背后是壮丽的大西洋背景。

二楼是环着一楼大厅的露台，一条鸡尾酒餐巾自上方

盘旋落下，正对着下方兴致高昂的人群。它翻腾着飘向右方，一股气流将之卷过林娜的桌子，落到地板上。

林娜一直注视着它落下，并很自然地抬头看看是否会跟着掉下一杯鸡尾酒。一个酒杯突出其他人的，抓着它的是修长的男人手指，属于一个正漫不经心倚着栏杆的人……一个正盯着林娜的男人。

他的视线紧攫住她，仿佛他一直等着她注意他。现在她真的注意到了，很难再去注意其它事物。

他的脸很熟悉，但她知道自己不曾见过这男人。阅历无数，他不是她见过最好看的一个。他的肤色黝黑——日光洗礼过的肌肤上覆着黑发；坚定的剩余角轮廓被一抹幽默感削去其严苛，一种对自然的超敏锐特质暗蕴在他眸中。她注意到他也蓄了小胡，为他增添一股顽皮的气质。

她喜欢他的身体姿态，好整以暇地浏览过他的身材每一处，发现它非常有意思。从她目光所及之处来看，他看来强壮而健康。但是他驾驭自己身体的方式有种教人说不出的味道。他微倾的头及肩膀放松的曲线，显示他的力量在于其大脑，而非肌肉。

林娜这辈子花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在培养对人的敏锐直觉，有对人能看穿人保护色或面具的眼睛。这男人比任何人都容易读析，似乎不想对自己做任何掩饰。他的态度明白表示：“如果你喜欢我，我也会试着喜欢你。如果你不，没什么大不了的。”

从上层楼的欢乐气氛看来，他似乎在交朋友方面没啥

问题。一群人围着他，而他显然控制着绝大部分人的吸引力。在他的视线定定停留她身上的同时，仍不经心地和一个个个人打招呼。

“你好像没在庆祝嘛。”麦伟和他的哥哥并肩倚在“飞行”二楼栏杆上，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谁说的。”麦文说。他们才刚签下明年“云丝顿杯”一个新赞助商。这确实是件值得庆祝的事，但他的目光离不开一楼的那个女人。“我在默默庆祝。这东西我几乎没沾几口，就已经醉得像只臭鼬。”他说，指指手中的酒。

“啊哈！我看得出来，你的雷达又升起了；而且锁定零号目标。”他懒懒地搭上兄弟的肩，顺着麦文的视线看去。“哪一个？褐发的那个？”

麦文点头。他已经看了她好一会儿了。她很机智，而且敏锐。从她一进“飞行”，便不曾错过任何一件这里发生的事，包括他扔下餐巾的把戏。对于她周遭进行的事她似乎都注意到了，却不曾加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为什么？她为什么不跳舞？为什么她没有正用根棍子逼男人打退堂鼓？老天，她真是个美人。

“嗯，不错。”麦伟以鉴赏家的眼光评论道。“但她的朋友看来似乎是个累赘。抱歉，这回你要自己料理了，老哥。”

麦文再次点头，只想教麦伟闭嘴。在血缘和精神上，他们都是兄弟；工作上，他们是伙伴。有无数件事，他们彼此仰赖。但吸引女人并非其一，这点他们都知道。

他想一个人静静，想叫乐队停止演奏。他想要每个人

都离开……除了下面那个女人。而他所求于她的只有让他这样看着她。他从不曾见过像她一样的人。

林娜继续迎视他的目光。她别无选择。因为他控制着它。这种独处感是个怪异的感受。通常她不是很容易听从别人的命令，但这次不知为何的有点不同。它比较像是在命令后又轻声、坚持地加上句“请”，教人难以拒绝。

最后，他对她一笑，“飞行”仿佛突然充满了新的光明及喜悦。他露出个大大、迷人的笑，两颊出现深深的酒窝；眼中闪灿的兴奋之情教她差点喘不过气。他的表情由严肃的沉思一转而为高兴的戏谑，如此突然的改变使得她觉得整个酒吧开始旋转。

他朝她的方向指指，仿佛在对她说什么。

林娜看看四周，发现没有其他人注意到露台上的男人。但为了确定他真的在和她沟通，她一手捂住心口，疑问地回视他。

他点点头，再次朝她的方向指指。她蹙起眉头，搞不清楚他的意思。等他轻轻拍弄他的杯底时，她才想起那条先勾起她注意力的餐巾纸。

她看向它掉落的地方，发现正好在她的椅脚边。拾起它后，她看看那男人。他正对她露出最迷人的微笑，好像她刚才做的事取悦了他。

林娜仍然皱着眉。当然他不可能希望她把餐巾纸还给他吧？她用手指把它翻到背面，看看是否有什么值得他这么重视的地方。

餐巾纸的背面，有一行黑色粗体字写着：“你非常漂亮。”

她惊讶地抬起头，那男人亲切地回以微笑。她再次感觉自己认识他，但又同时否定它。

一种自己错失了给他人讯息的不舒服感觉涌了上来，她看看坐在她附近其他桌的女人。但是没有半个人在看着露台上那个男人。

感觉略微了解这状况了，她再回看那男人。他眼里有种欣赏她的不自在的神情，但微笑中没有半点同情。他诚恳并让她肯定地对她点点头，嘴里做着“漂亮”的嘴型。

林娜的幽默感在这时闯入，一股温暖的潮红涌上她双颊。傻瓜，她轻斥自己。他八成是全北半球最高明的调情圣手。她怀疑他可能到处在人群中散发挑逗人的纸条，追求任何笨到去捡它的女人。

林娜到过这附近几次，尽管他的伎俩很高明，但她从不为那些花言巧语所惑。她露出自己明白他在玩什么把戏、并且不打算上钩的表情，礼貌地轻一颌首，表示谢谢他的赞美后，将注意力转回她今晚的同伴身上，算是打发了他。

倒不是因为伟伟这一刻是什么好伙伴；事实上，她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止如此，更糟的是她坠入了爱河。谈恋爱其实没什么不对，但是为爱着迷的人若是伟伟则让她觉得有点厌烦了。

林娜最欣赏伟伟的一点就是她绝无仅有的行事方式。倘若某人指示应当这么做，她绝对反其道而行，并死心塌

地抱住它直到事情变成如她所愿。这项特质毫无疑问承袭自其母亲，尽管伟伟宁可咬断舌头也不肯承认。

但是当伟伟恋爱时——而且大约是一个月两次——困扰林娜也是同一份特质。

她最近正处于纯然狂喜的半昏迷状态，乐团里那个鼓手的每个动作、每个姿势、每个表情、甚至是他周遭的空气分子流动都令她着迷。

要是他知道就好了，林娜想道，从伟伟长有雀斑的可爱脸庞看向那个鼓手。他正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浑然不觉有人正遥遥向他传递爱意及仰慕。话又说回来，或许他察觉到了。她看着他对舞池中某个人眨眼，心里臆测道。

在她对他痴心妄想了两天里，他不曾注意到伟伟——现在亦是。坦白说，林娜对这情况已经开始有点不耐。她赶在夏季人潮之前来到这片海滩，为的是好好休息个周末，不是为了照顾一个害相思病的朋友。

她的心为身边这个年轻女子叹了口气。二十岁出头正是一个人生命中糟透了的时期，她同情地想道，记起自己是如何长成成年女子的。伟伟就和林娜以前一样，似乎已下定决心去犯她自己的错、用自己的方式把生命搞得一团糟。

对伟伟的处境满怀同情的她，实在想不透自己是怎么被卷进伟伟注定失败的罗曼史里。

其实，这么说也不尽正确。她知道原因。林娜如何能不管伟伟，尤其当这女孩以为自己紧跟着林娜其实是在帮

助她时。这想法的可笑令她轻声笑起来。伟伟也是这样——有一点可笑。

九年前，林娜搬进一幢房子，隔壁人家便住着小卫伟伟和她母亲——思恩。十二岁的伟伟没多欠便踏平了两家后门间的草坪，穿梭两屋间的模样就像缴房屋贷款的人是她似的。林娜看着伟伟长成一个不断和她母亲唱反调的瘦长、装上牙套的青少年，看到她慢慢变成一个怀抱美梦及渴望，外向、又有点不知防卫自己的女人，一心想着嫁给某个富有又刺激的男人。

但是，尽管林娜不甚热中她和这个叫做雷洪的长发年轻人间可能找到皆大欢喜的归宿的想法，她还是愿意为伟伟做任何事。

在她心里，伟伟将永远是那个无比善良、崇敬又真诚地接受林娜的小女生。她不问任何问题，没有“如果……”，没有“而且……”，也没有“但是……”。对伟伟而言，林娜就是林娜。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恩惠了。

传伟邀她来这里倒不是为了请林娜帮她看看这男人是否会成为超级巨星或是作丈夫的好人选。伟伟的人太独立，根本不需要这种鼓励。她之所以愿意让林娜一起来，是因为她知道林娜极爱跳舞；在伟伟脑袋深处有某条神经便察“飞行”这种震天响的音乐与舞蹈书上等号。

然而就林娜的观点看来，它其实没那么简单。

当然，她可能会在独处时将伟伟的立体音响调到令玻璃震颤的音量，但是和一个男性朋友在公开场合跳舞却是

另一回事。两件事其实并不能混为一谈。她绝不考虑在众人面前独舞。

现在只剩下和伟伟一起跳的选择，但以伟伟目前的精神状态而言却是不可能的事。和陌生人共舞的想法并不令她嫌恶，只是不大恰当。

林娜没什么……心情和陌生人谈天，她不大能和那些不熟的人打交道，因此她总是尽可能避免和陌生人有私人性的接触。

其实，她很喜欢人，他们令她着迷。她把握每一个适合她的方式的机会投入一群欢喜的人们，但说她热爱社交？才不。如果要把林娜归类为任何一种人，答案绝对是一个——一个观察者。在这大千世界里，最好还是作一个观察者。

她研究酒吧里混杂的人群，有些男人很显然正在物色女人，有些女人在物色男人，也有人只是想来和其他人聊天，更有一群群人围着庆贺某事。孤独的灵魂们来把自己藏匿在人群里，也有人冷眼旁观一切。有人饮酒以遗忘，有人分享一个值得记忆的夜。还有其他的观察者、侍者，以及像林娜一样的人——双脚忍不住随着音乐摆动。

她伸出手，手掌贴住隔开桌区和舞池的金属栏杆。她可以感觉到从地板传上来，使栏杆为之震动的音乐节奏。这是曲轻快的旋律，使她满心只想跳舞。她回头看伟伟一眼并叹口气，真希望这女孩就像她的名字听起来一样，是个名副其实的男人，威廉或是比尔什么的。

她的手表告诉自己，在“飞行”打烊之前，她还得因

没有伴共舞而如坐针毡半小时。她强压下心下抬头看露台上那名男子的突然冲动，反而看向相反的方向。

林娜的视线微扬，穿过那群跳动的男女，注视其后宁静的海洋。满月的倒影掠过水面，成为永恒波动的一部分，创造出一支永恒的慢调、性感的芭蕾。人类浩瀚的想像力中没有一件事及得上它。

然而尽管它是这么美丽，林娜仍不能全心欣赏它。夜晚总令她不舒服，她比较喜欢白天和光线充足的地方。光线是她赖以维生的事物，她的朋友们因此戏谑她是个阳光生物。这说法姑且不论，但黑暗却绝对不是她的朋友。没有人陪着她，她绝不贸然进入它。

一只手落到林娜的肩头，虽是属于那种无恶意的碰触，却把她吓个半死。她猛一转头，顺着那只手向上寻索那人的脸。

露台上那个男人站在她的肘边——绝对的修长并且比刚才远距离还好看。她的心在胸腔猛地颤动一下，缓缓跌落。她的论调是人的一生中总有些陌生人来来去，结果陌生人真的出现了。她的胃开始翻搅，突然不舒服起来。她现在的感觉不是因为极端害羞，而是因长久以来的戒慎以持。

她的工作使她接触许多的人，最后通常成为好朋友。他们当中有少数人是她非常想认识并结交为友的，但他们同样也代表着一种绝对个人的风险。过去那么多痛苦及羞辱令她因此不愿接近他们。

露台上这个男人便是其中之一。她愿意用一切交换和他一笑并打情骂俏。他迷人的笑容、眼里欢迎的神情、瘦削又肌肉结实的身躯都非常诱人，但……

“嗨。”他说，吼着让声音盖过乐声。林娜举起手打声招呼，专心端详他的脸，脸上却挂着不确定的微笑。他看一眼伟伟——她根本没注意到他——问道：“她是死的还是活的？”

林娜忍不住放声大笑。

“我一直注意着你们，我不认为她知道你的存在。”他说，夸张嘴型好让她能读他的唇。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它的可能性。

“如果我把你偷去跳支舞，她会想念你吗？”

林娜对他蹙起眉头。

“跳舞吗？”他大吼。

他的胡髭让她很难读他的唇，但是他朝舞池一指的动作、表情中礼貌的询问，帮助林娜明白了他的话。

她不确定是他看着她的方式、还是她小腹里令人好奇的翻搅让她没有马上接受他的邀舞。他就像是天赐的礼物，祷告的实现。但她仍然犹豫着。

她明白自己正在冒险。她可以想像当他发现她的真面目时脸上的表情——震惊、不置信、小心。她在其他人身上见过它们。虽然现在她比较聪明也有自信多了，却无法否认在被他挑起的兴奋、令人晕眩情绪下，仍潜藏着童年时那些羞耻、难堪及随之而来的愤怒感受。

幸运的是一一或者是不幸，全看结果如何而定——林娜又名“艾大胆”。她算不上乐观主义者，也不能说她对任何人都深信不疑，但她相当习惯去做那些最令她害怕的事。它对她而言就像场比赛似的。

“跳舞好吗？”他大叫，以为她的犹豫是因为没听清楚他的话。

她微笑，转头用手轻碰伟伟的手臂。等伟伟注意到她，她用两根手指在手掌上做跳舞状，然后指指这个陌生人。

伟伟回头，眯起那双蓝眼审视这男人。她将 he 从头打量到脚，再看林娜一眼确定一下，这才点头表示同意。

他的样子仿佛刚赢得一个大奖，手指马上攫住林娜的手腕，带着她穿过舞池和他们之间的人海。奇迹似的，他的技巧宛如摩西分开红海一样神奇。

上旁似乎特别眷顾他，没有人和他们推挤。人们朝他们微笑，自动让开并要求那些背对着他的人如法炮制。他点头致意，继续前进，丝毫不受阻碍。

林娜感觉非常怪异，仿佛自己正要展开一段漫长的旅程似的：行李已收拾好准备出发，却仍不确定是否一切细节都打点好了，电熨斗的插头不知有没有拔掉，飞机会不会出事，目的地是否和她想像中的一样美……然后，怀着满腹的疑惑和不安，系好安全带，等待飞机起飞。

等他们一踏上舞池，这座建筑物停止了震动。音乐戛然而止。其他的舞客们渐渐停下脚步，放开彼此的舞伴散去。

当林娜的身躯意识到这份平静，倏地感到一阵惊慌。这个男人会趁此机会和她说话吗？她小心翼翼注视他的颈背，等着他回头说些什么。

他们的行进方向和人潮相反，众人却再一次神奇地为露台上那个男人自动让路，脸上与他交换着微笑。但令她怀疑他并非“飞行”寻常客人的是那些肆无忌惮的目光。

然而她这一会儿没时间猜测他的身分，因为他们已来到舞池中央，他转身面对她，再一次用激赏的眼神对她深深一笑。他仍抓着她的手腕，飞快地对她的身子做次巡礼。

她的肌肤发热，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他的目光回到她脸上，显然很满意刚才眼前所见的景致。

“我不必和人争得头破血流就得到这支舞，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说。

她没听懂它，但仍回以一笑。他正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就像个搜索证据的执勤人员——观察、窥集资料。她无法忍受这个。以前也有人瞪着她瞧，但不是像他这样盯着她的方式，仿佛她是什么稀世珍宝似的。她张嘴欲言，但音乐在此时又流泻在这屋里。

他微恼地瞥一眼乐队，然后又好脾气地大笑起来。震动的音乐令林娜的脚蠢蠢欲动。她看看其他的舞客。

这曲子的节奏稍缓，可以配以任何一种舞步。那男人双臂环住林娜，决定跳支慢舞。她的双掌贴在他宽阔胸膛的锁骨附近，他的手落到她臀上，两人随着徐缓、轻松的旋律摆动。

林娜的意识一团混乱，仍有种认识他的感觉，但她会记得这么个令她屏息、脉搏飞跳的男人也是当然的事。有好几次，她抬头看他，思忖他的眸子什么颜色、他们曾在哪里见过……结果忘了去感受音乐的韵律。她踉跄一步，他回以一笑，仿佛这么做是很自然的事。

或许它是，她想道。和个陌生人跳舞时偶尔漏一两拍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想到这，她开始感觉轻松一点了。

麦文一点也不轻松，感觉像只在解剖实验室里的青蛙。几百个女人曾用她们覆着柔细秀发的头抵在他的下巴下，身体边舞边压向他，但她们从不曾让他感觉自己好像生了十只大拇指、两只左脚。她们没有那对覆有浓密睫毛的明亮大眼，也没有那种似乎穿越了时空来与他相会的眼神。她们没有那对永远准备亲吻的丰唇，也没有细致、光滑得像婴儿的肌肤。

这就像是他第一次和美丽的女人跳舞一样，不知道手该摆哪里、该说什么话。他一直小心翼翼以免做出什么事冒犯她、或把她吓跑。他怕死了她可能在下一秒钟消失在空气中。

林娜喜欢跳舞，她的身体对它有一种自然的感应，全身的每一条纤维都能感受到音乐的韵律。它涨满了她，然后她的身子自然接过一切而开始摆动。

他说了些什么，她确定他说了什么，因为他正以一种期待的表情看着她。她用眼神请他再说一次。他说了。音乐震天响，因此他一个一个字大声重复道。